

母亲的布巾

文 唐修明(金杨园居民)

2009 年 12 月 20 日是母亲 80 岁生日。人生八十,可谓饱经风霜。为了能为母亲过好这个生日,我向单位请了几天假,从外地赶回家。遵照母亲意见,希望生日越简单越好,因此我没有告诉朋友要给母亲过生日,只有家里亲戚和母亲的好友蔡大妈等 20 来人。

那天中午前,亲戚陆续而至,生日在温馨、祥和的氛围中进行。母亲的好友蔡大妈在敬酒时对母亲问道:“大姐,40 年前里弄居委会奖励给你的一条布巾还在吗?”蔡大妈还说:“全里弄只有你一个人获得那条布巾,当时我们有多么羡慕你啊!”蔡大妈的话声刚落,代表里弄居委会的陈阿姨动情地对大家说:“大姐在家里不但是位好妈妈,也是一位好妻子。”陈阿姨夸了母亲一番。此时,母亲便拿出那条布巾。这条布巾长 80 厘米,宽 40 厘米,布地上有大红花,中间有一个大红色的“奖”字,非常醒目,布

巾又柔软又结实,十分漂亮。布巾虽然旧了却处处显光辉。母亲说自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,她似乎很随意地讲述这条布巾的来历,但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,大家静静地聆听母亲的讲述。此时,也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往日的回忆。

40 年前,那时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。全家六口,父亲中风瘫痪在床,家里的生活来源靠母亲一人那微薄的收入来维持。为了让我们吃饱不挨饿,母象经常去郊外挖野菜回来偷偷烧了吃。我们家平时很少吃到荤菜,有一天,母亲为了让我们吃上一顿荤菜,那天一大早,她顶着寒风,踩着积雪去郊外摸鱼,手被河里的杂草划了一道口子,她忍着剧痛,在冰冷的水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。由于劳累了一天,加上早中饭都没有吃,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,还是和她一起去摸鱼的人把母亲给背了回来。为了养家糊口,母亲披星戴月地劳作,每天一下班就去外打临工,拼命赚那些微薄的“外快”来贴补家里的生活。父亲中

风瘫痪,神志不清,大小便失禁,母亲每天给他洗漱、擦身、捶腿揉肩、端水喂饭、端屎倒尿。父亲还经常呕吐,加上失禁的大小便,整个房间弥漫着刺鼻的异味,时间长了,家里人都觉得受不了,而母亲不离不弃,一直守在父亲身边。

每当母亲唠起那段日子,她的脸上总是刻满了坚毅、信心和满足,印有“奖”字的布巾,始终陪伴着她。

退休后母亲学会了刺绣的手艺,而且在当地小有名气,附近的人纷纷前来讨教。她们无论什么时候来,母亲都乐意,从不拒绝。后来里弄居委会举办刺绣培训班,并请我母亲担任教学工作。为了协助居委会搞好刺绣培训工作,她忙前忙后累得满头大汗,而母亲却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充实。平时,居委会找母亲帮忙,她都一口答应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好像就是上足了发条,永远充满活力闲不住的人,纵然是白发的老人,仍是不肯歇息。母亲常说:“如今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,现在感到非常知足,浑身觉得有使不完

的劲。”“我与这条布巾是太有感情了,我真舍不得换掉它!”是啊!多少年来,这条布巾成了母亲的伴侣,每当劳作之余额头上流出了汗水,母亲总是习惯地用它揩拭汗水。

母亲这几年越发耳背,整个身子近乎干枯,说话交流也比较困难,然而,母亲的布巾仿佛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和情感依托。拥有它,就不会忘记那段日子;拥有它,就会加倍珍惜今天的好日子;拥有它,就会充满自信与力量;拥有它,就会常感知足与快乐。

只有几天假,给母亲过完生日的第二天,我就要走了。母亲听说我要走,她依依不舍地拿出收藏在箱子里的那条布巾交给我。接过布巾,我心中似乎觉得沉甸甸的,虽然母亲没有多说什么,但从她的眼眸里我已经明白了母亲的心思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它,布巾中央那大大的“奖”字依然那么清晰,那么红艳。于是,我将其慢慢叠好,装进包里,默默向母亲表示:“我一定会好好珍藏。并将传留下去!”

为你留一盏灯

文 张佳(杏梅园居民)

那天,我因为有事回了一趟北大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校园。路过大学图书馆时,见一同学正手持相机对着图书馆门前的横幅拍照。举目望去,只见上面写着:“未来也许要独行,图书馆永远为你留一盏灯——祝福毕业生”。短短的一行字,让我心中不禁一阵莫名的感动。

北大有著名的“一塔湖图”三景:博雅塔,未名湖,图书馆。记得当年第一次来北大是我参加研究生复试,父母陪我在北大校园里找考场时,便路过了北大图书馆并且合影留念。被录取后,新生开学的活动之一就是参观北大图书馆。在接下来读研的那几年,北大图书馆里也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记忆:为了查找一篇重要的文献在偌大的图书馆楼上楼下到处寻找;为了准备 2008 年奥运会志愿者的选拔考试,在图书馆里认真准备有关奥运和北京的历史文化知识.....北京冬天奇冷,夏天酷热,但只要是在冬暖夏凉的图书馆,就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舒舒服服地泡上一整天,不用“管他冬夏与春秋”了。

毕业后为了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四处奔波,“五噫出西京”,再没有当初泡在图书馆里的那份闲情逸致: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南京.....一个人就这样一路走来,踽踽独行。有次为了省点钱,坐了一夜的动车。一个人独自乘车远行最容易思绪万千。记得小说《春之声》里面的岳之峰,在“闷罐子”火车里,就是由“王府井的人流”想到“汉堡的街道”.....同样是去过王府井,同样是造访过德国,同样是身处列车之内,当时的我和岳之峰真有几分别相似了。只不过斗转星移,当年的“闷罐子”早已升级换代为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和动车。在车上,当年父母的陪伴,大学的生活,北大的“一塔湖图”.....常常会映入我的脑海里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从此成了千千万万新上海人中的一员,从“京派”一下子变成了“海派”。

往事历历在目,似乎就发生在昨日。而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工作生活奋斗在上海,和母校相距 1300 多公里。每念及此,不禁有些不舍。但我知道,将来无论在哪,图书馆的那一盏明灯,一定会永远照亮在自己的心里。

副刊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 龙华路 1887 号 3 楼曹杨社区晨报; 电子稿请寄: caoyang_home@126.com

浮光掠影



1

1、《春意》	陆永新
2、《追云居》	莫国富
3、《相遇》	袁建栋
4、《暖冬》	罗元广
5、《社区演出》	陈贵荣



5



2



3



4